

一条叫贝贝的狗

□ 刘平

儿子一家要出去旅游，儿媳把宠物狗贝贝送到郝婆家，让郝婆帮忙照看几天。儿媳似乎有些不放心，给郝婆交代得很细，儿媳交代一件，郝婆就“嗯”一声，表示记住了。

儿媳：“妈！贝贝每天都要吃几片猪肝。猪肝不能煮老了，七分熟。”郝婆：“嗯。”

儿媳：“妈！贝贝每天下午都要出去玩两个小时，没带它出去就烦躁得很。”

郝婆：“嗯。”

儿媳：“妈！隔一天给贝贝洗一次澡，要跟婴儿洗澡的水温一样。”

郝婆：“嗯。”

儿媳：“妈！出去耍，千万不能让贝贝离开您的视线。”

郝婆：“嗯。”

儿媳一件件交代，郝婆这才知道贝贝平常的日子是咋过的。但郝婆一点也不觉得烦，把儿媳交代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么儿乖！去跟奶奶玩，妈妈走了，要听奶奶的话。”儿媳把贝贝送到郝婆怀里，就走了。

郝婆把贝贝照顾得很好，她怕万一有个啥闪失，不好给儿媳交代。第三天，贝贝就跟郝婆混得很熟了，看着贝贝像一团雪白的大绒球在地上滚来滚去，郝婆挺开心，眉开眼笑的。

给贝贝洗澡的时候贝贝很乖，它不乱动，安静地泡在适度的温水里，仍由郝婆轻柔地给它揉搓，很享受的样子。轻轻揉搓着贝贝的身体，郝婆在记忆深处

想起给儿子小时候洗澡的情形，那感觉就是这样的。

贝贝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它扭头看着郝婆的时候，那眼睛里充满了柔情。用电吹风吹干贝贝身上的毛，贝贝又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大绒球。郝婆把贝贝抱在怀里坐在沙发上玩，像抱着一个乖巧的孩子。郝婆用手抚摸贝贝的身体、用目光跟它交流。贝贝看样子很喜欢郝婆温暖的怀抱，乖乖蜷缩在郝婆臂弯里，温顺得像一只猫。后来，郝婆跟贝贝说起了话，你一言我一语的。

郝婆：“贝贝！喜欢这个家不？”

贝贝：“喜欢。很喜欢。”

郝婆：“喜欢就不回去了，在这里跟奶奶一起过。”

贝贝：“好！我不回去了，跟奶奶过。”

郝婆：“贝贝！你真的不回去了？”

贝贝：“奶奶！我真的不回去了，天天跟您一起玩。”

郝婆轻轻抚摸着贝贝的身体，笑了。其实她根本听不懂贝贝在说什么，贝贝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贝贝嘴里发出的是“呜呜”的声音，但郝婆觉得贝贝好像懂得她的话，它也就是那样说的。

一个星期后，儿子一家旅游回来了。儿媳来接贝贝，她把贝贝抱起来搂在怀里的时候，贝贝嘴里不停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看着贝贝在儿媳怀里不停扭动身体，那“呜呜”的声音在郝婆心里变成了下面的话——

“奶奶！我不回去。”

“奶奶！我要跟您玩。”

“奶奶！抱我。”

儿媳抱着贝贝出去了，郝婆听见贝贝一直在“呜呜”地叫，直到儿媳进了电梯才听不见了。

那一刻，郝婆的眼眶突然湿了。

此后几天，郝婆脑子里时不时就浮现出贝贝的影子，那个可爱的雪白大绒球在她面前快乐地滚来滚去。这天上午，郝婆正独自坐在沙发上发呆，突然听见一阵“嚓嚓嚓”的挠门声，“是啥呢？”郝婆心里嘀咕一声，去打开门，吃惊地发现是贝贝。

“贝贝！”郝婆心里一喜。

贝贝一闪身就进来了，嘴里“呜呜”叫着，摇尾绕着郝婆的两条腿撒欢。郝婆弯腰把贝贝抱起来，说：“贝贝！咋又来了？”

贝贝嘴里“呜呜”一声，郝婆知道它说的是：“奶奶！我想您了。”

郝婆的眼眶又湿了。

贝贝又每天像一团雪白的大绒球在郝婆面前滚来滚去。郝婆几次想给儿媳打电话，看看可爱乖巧的贝贝，想想还是没有打。这天下午两点过，郝婆带着贝贝去外面玩，无意中在小区外一根路灯杆上发现了一则寻狗启事，上面有贝贝的照片、儿媳的电话号码。看样子儿媳很着急，启事上专门说了一句：“发现送还者必有重谢！”

郝婆抱着贝贝在那根路灯杆前呆呆站了很久，像定住了一样。而贝贝不知道这些，它像一个乖孩子一样一直安静地躺在郝婆的臂弯里。

冬日暖阳

□ 丁梅华

寒风如刀，割着林城的街巷。陈老的修鞋摊在街角，像在寒风中瑟缩的旧叶。他呵着气，手已冻僵，正犹豫要不要收摊，一个年轻人匆匆跑来。

“大爷，能加急修下这鞋吗？我有个超级重要的面试，刚发现鞋跟掉了。”年轻人眼神焦急，额上竟沁着汗珠。陈老瞅了眼裂了跟的皮鞋，又看看年轻人，二话没说，重新打开工具箱：“行，小伙子，别急。”

风呼啸着，陈老眯着眼，穿针引线，手哆嗦得厉害。年轻人在旁跺脚取暖，时不时满怀歉意地说：“大爷，真是麻烦您了，这天寒地冻的。”陈老咧嘴角，露出残缺不全的牙：“不碍事，你们年轻人打拼不容易。”

说话间，鞋跟勉强钉上，陈老却皱了眉，这钉得太糙，撑不过面试就得再坏。他摆摆手，让年轻人把鞋脱了，又翻出几块厚皮子，重新修剪、黏合、缝线，像在雕琢一件稀世珍宝。年轻人见状，眼眶泛红，欲言又止。

终于，一双扎实的鞋递到年轻人手中，陈老拍拍灰：“去吧，小伙子，祝你面试顺利。”年轻人接过鞋，匆忙掏钱，陈老却按住他的手：“不要钱，快赶时间。”年轻人愣了愣，接着深深鞠躬，转身飞奔而去。

几天后，陈老快忘了这事。中午时分，阳光难得露脸，暖了些许。年轻人却带着几个同事出现，还拉着个大箱子。

“大爷，多亏您那天帮忙，我面试过了！这是我们公司团建剩下的物资，都挺实用的，想给您送来。”年轻人笑得灿烂，同事们也纷纷附和，七手八脚打开箱子，里面是厚棉被、暖手宝、崭新的棉鞋，还有不少速食食品。

陈老慌了神，忙摆手：“这哪行，我就顺手的事，不能收这么多。”年轻人上前握住他的手，真诚地说道：“大爷，您知道吗？那天那么冷，我心都快凉了，是您的热心让我暖和过来，有了底气。这不算啥，您一定得收下。”

阳光洒在众人身上，泛起金色光晕。陈老望着满箱东西，又看看这些朝气的脸庞，眼角湿润了。此后，陈老修鞋摊的故事在邻里间传开，每到寒冬，总有匿名者送来热饮、手套，小小的角落，被冬日暖阳长久地眷顾着，暖意在林城的风中不断泛动、蔓延。

枣红色的羽绒衣

□ 施群妹

吴芳走进财务室，拿出报名表。财务出纳面无表情地问：支付宝还是现金？

吴芳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，涨红着脸打开手机，似乎支付宝里的余额不够，还得从微信转一部分过去。突然灵光一现，把微信的钱转到银行卡，再从银行卡转到支付宝不就可以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她脸上的潮红又悄悄地消退了。

小宁冲进来对吴芳说：“妈，钱交好了吗？画室还可以加课，平时的课结束之后，还可以再另外学的，但是需要另外加钱。”他越说越轻，头慢慢地低下去，但又下定决心似的，昂起头，脸上满是期待。

吴芳本来想说，只要自己肯学，不一定需要老师教。

她想到自己已经几年没有买羽绒衣，穿着的那件款式过时不说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保暖性已经很差。她体质弱，很怕冷。本想今年添置一件，就是那种过膝盖的长羽绒衣，价格得好几千元。

算了，孩子学画要紧，老师们都说孩子有天赋，很有希望考上美院。大衣算什么，旧羽绒衣里面再加件毛衫一样保暖。

小宁看见妈妈不动声色地又付了一笔钱，语气中全是喜悦：“妈妈，我会努力的。”

吴芳点了点头，自己放弃的那件大衣，能为儿子换来一个好前程，很值。

走到外面，起风了。虽然气象学上说还没有入冬，但是早晚温差很大，吹来的风让她的关节有了些疼痛。她赶紧把手插进口袋。

小宁很争气，果然考上了美院。但是美院的学费比普通的大学要贵不少，小宁说，画室让他可以在暑假里去当助教，会发工资的。他说话时鼻翼一闪一闪，鼻尖上还有细细的汗珠。吴芳爱惜地拍拍儿子的背。

小宁说：“妈，我一定给你买件羽绒大衣。”

吴芳没说话，但是有一股暖流在全身蔓延开来。

临近开学，画室的助教工作也结束了。小宁算了算，应该能有几千元的工资。他哼着小曲，在家里的客厅走来走去。

小宁已经长到一米八的高个，客厅与房间之间的那扇门上，装有一个练习形体向上的单杠，那是初中时他练习用的。现在他每次进出都不得不低下头。吴芳也奇怪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居然一次也没有碰到过。

“妈，老师怎么还不给我发工资，我都等着急了。”

“你着急啥，老师怎么可能一直想着你那钱。就是老师不给钱，也是给你提

供了实践的机会。”

小宁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房子显得更加拥挤了。

我问老师有没有工钱的，老师说有的。微信已转我了。但是太少了，他难道当我是学生实习的吗？我可是美院的学生。老师给的钱，只能够让我每天点点外卖。小宁声音越说越响，走来走去脚步更快。

吴芳告诫小宁，不要在意钱，就当是给老师帮忙。

第二天，吴芳回到家里，看到沙发上放着一只大袋子，她好奇地打开，居然是一件枣红色的长款羽绒衣，她忍不住试穿了一下，过膝、连帽、锁口袖，就是她想要的那件。她急忙去问丈夫，丈夫笑着说，是小宁买给你的。

小宁哪来的钱？

“我跟老师说了，每天上这么多的课，必须把钱补给我。他真的就补给我了。”

吴芳的心一沉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不能这样，给老师帮忙怎么了？还计较上了？快把钱退回去。”

小宁倔强地昂着头，有点骄傲还有点激动：“老师说了，我的能力值得这些钱。他还欢迎我一直去兼职呢。”

吴芳怔了怔，脱下衣服，发现这枣红色居然比大红还要鲜艳得浓烈一些。